



末日就要来临，
谁能打破魔咒？

Adam Blake

【英国】亚当·布莱克 著

梁煜 译

末日之战

The Demon
Code

伦敦白厅上千只老鼠被人斩首 多瑙河奔腾着血水
是末日的启示还是战争的号角

真相背后还有真相 阴谋之下藏着阴谋

继参与 **《X战警》《神奇四侠》** 编剧后

作者倾力打造史诗般的末日之战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凤凰阿歇特
hachettephoenix

末日之战

The Demon Code

Adam Blake

[英国] 亚当·布莱克 著
梁煜 译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凤凰阿歌特
hachettephoenix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日之战 / (英) 布莱克著; 梁煜译. —成都:
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4.8
ISBN 978-7-220-09246-6

I. ①末… II. ①布… ②梁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3994 号

Copyright ©Adam Blake 2012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2 by Sphere, an imprint of the Little, Brown Book Group, London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: ©2014 by Hachette-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(Beijing)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21-2014-72 号



末日之战 [英] 亚当·布莱克 著 梁煜 译

策划

责任编辑

策划编辑

装帧设计

责任校对

责任印制

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 (北京) 有限公司

江 澄

钱 丽

奇文云海

何秀兰

李 剑 孔凌凌

出版发行

网 址

E-mail

新浪微博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印 刷

成品尺寸

印 张

字 数

版 次

印 次

书 号
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sichuanrmcbs@sina.com

@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方微博

(028) 86259547 85259453

(028) 86259547

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150mm × 230mm

24.25

410 千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0-09246-6

3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图 1.1.1.1

图 1.1.1.1

仅以我所有的爱，献给 A. J. 莱克

图 1.1.1.1

图 1.1.1.1

图 1.1.1.1

图 1.1.1.1

图 1.1.1.1

序曲

1

没有人能读懂这场大火寓意，贝卢西姆非常清楚这一点。人们不会把大火当成警告，直到圣谕出现的那天。

| 第一部分 |

5

审判的号角

在苏格兰，发现了四位被报失踪的牧师的尸体；在翁布里亚，无数汽车像密集的雨点一般落下；在加利福尼亚，圣迭戈动物园的哺乳动物在三天内暴毙；灾难事件的余波传遍全球。

| 第二部分 |

91

战 士

女孩被召唤了——不是被元老会的长老们，而是被领袖，众所周知的“布兰德”本人，这个象征着真理，手里皆是利刃的人。

| 第三部分 |

113

锤 头

戴玛的思路百转千回，因为只有疯子才会在一个装有高危爆炸物的仓库中开枪。在那栋建筑物里，利奥·提尔曼正在进行战斗，对抗十个“埃罗因”。这是彻头彻尾、毋庸置疑的精神错乱。

|第四部分|

战争理事会

“这里洒过鲜血，我族人的鲜血，远远谈不上中立，但这里是神圣的，我会尊重这里。你，让这里染上鲜血的人，也应该敬重这里。”一滴红色的眼泪流下了女孩的面颊，她没有擦。

|第五部分|

野兽之腹

这栋房子保持着从中世纪以来的样子，在地下室底层有一个手摇印刷机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木制排字框，信使们服用药物后增强了体力，纷纷用后背奋力地冲撞着排字架，幽深的隧道映入眼帘。

|第六部分|

打谷场

虚妄的流言将会消亡，真理的声音将得永存。如同打谷场上去粗存精，勤作取薪者终得享用粮食。此时上帝的天使立于极乐之土，手执烈焰之剑，一座城池即将陷落。

序曲

所有俘虏都已准备就绪。

绑匪捆住了这些人的手脚，强迫他们在冰冷的石板地上依次排开跪了下来。这里是老房子后面的一间小屋，他们将在这里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，只是屋里实在太窄了。其他几个地方倒合适许多，但这里是先知选中的，自然有他们弄不懂的玄机。

这是个温暖的夜晚，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，地面的石板却依旧那么冰凉。也许是因为石板，也许是其他原因，这些人都跪在那里，瑟瑟发抖地等待着。

贝卢西姆派了个手下去告诉先知，他们已经准备妥当，仪式可以开始了。

去的人很快便回来了，毕恭毕敬地跟在这位圣人的后面。谢科尼身穿一件镶着黑边的红色僧袍——鲜血的红，丧服的黑。他的红发与黑胡子辫在了一起，那双细长的手，像是小提琴家或医生那般修长，手掌中用红色墨水印着两个亚拉姆语^①，生与死，文字外圈着一道卡图什黑框^②——表明上帝已赋予了他守护与摧毁之力。

先知翻开手中的圣书，低下头像在阅读着什么，但眼睛却一直闭着。

① Aramaic Words，亚拉姆语有三千年的历史，是世界上的一种古老语言，据说是耶稣时期犹太人的日常用语。现代的亚拉姆语又称为新亚述语，使用该语言的人多信仰叙利亚正教。

② Cartouche，埃及文化中一种椭圆形的框，里面的象形文字代表了王族的名字，椭圆形的一端还有条直线。

其他人都站在一旁，噤若寒蝉。他们彼此交换着眼神，先知只要稍有异样，就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和畏惧。

贝卢西姆向圣人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所有人都跟着他一起行礼。然后，谢科尼睁开了眼睛，对他的老朋友微微一笑，这是个真挚的笑容，温暖而愉快。

“大家都为此事筹谋已久。”他用本族语说道，“现如今时机已到。”

“所有人均已待命。”贝卢西姆回答，“愿主赐您神速，阿夫拉，愿上帝给您力量。”

“求求你们了！你们到底要把我们怎么样啊？”

一个被绑着的男人大声嚷嚷了起来。他显然是被吓坏了，却竭尽全力故作镇定。贝卢西姆为他的勇气感到钦佩：他肯定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的了。

谢科尼虽然没有理睬，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跪在地上的一排男女。贝卢西姆侍立在一旁，静静地等待先知的指示。

“让他们都闭嘴吧。”谢科尼终于说道，“否则，会有太多杂乱的声音，不堪入耳，有扰圣仪。”

贝卢西姆对身边的随从点了点头说：“去吧。”

两名随从走到那排俘虏面前，依次往每个献祭者的嘴里塞了一团亚麻布。等到十二名俘虏中的最后一个也安静下来时，他们握紧了拳头向首领致敬，然后又对先知做了个索套状的手势，便退到了门口。

“刀在何处？”谢科尼说道。他当然知道刀在哪里，但这句问话有一种仪式的力量。

贝卢西姆也以一种仪式化的方式做出回答。他解开外套，露出了衣服的衬里，上面挂满了用大麻纤维编成的刀鞘，他从中抽出了一把刀。这些刀在很多地方被称为“柄刃”，因为刀身只有一段稍厚的地方可以安全握住，它的刀刃细长而不对称，靠近刀尖处的一侧现出弧形，锋利得可以削铁如泥。

“刀在此处。”他把刀锋一转，递给了谢科尼。

先知接过了刀，点头以示谢意，然后转向了那些跪着的男女。

“因为你们的罪恶，伟大的恩慈即将来临。”他纤尊降贵地说起了他们的语言，好让他们都可以听懂他在说些什么。“因为你们的痛苦，神的庇佑不言自明。因为你们的死去，生命将从此生不息。”

尽管献祭者们都被塞住了嘴，谢科尼手起刀落很迅速。旁观者中，没有谁对死亡感到陌生，但是，像这样的死亡，受害者能一眼看到生命的尽头，却无能为力，只有恐慌。

但他们都在观看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场杀戮是为了什么，这些牺牲将换来什么。

先知终于站了起来，那只握了刀的手，筋疲力尽地颤抖着，血液已经把他那件僧袍浸染成了黑色。贝卢西姆走上前来扶了一把谢科尼，那些血迹似乎也像符号一样印在了他的身上。

“命运之轮开始转向。”谢科尼说道。

“双翼开始拍打。”贝卢西姆回答。

“阿门。”

贝卢西姆示意点火。

待到他们驱车离去的时候，这栋老房子已经火光熊熊了，它看起来不像是纵火，倒像是古时候的烽火——在山上冒出滚滚的狼烟，提醒着正在安睡的民众，危机已经迫在眉睫。

可是，没有人能读懂这场大火寓意，贝卢西姆非常清楚这一点。人们不会把这场大火当成警告，直到圣谕出现的那天。

· 第一部分 ·

审判的号角

论衡一第

車機函号

1

希瑟·肯尼迪，伦敦警察厅有组织犯罪重案组前侦缉探长，警号4031，但现在已经摘去了警衔。她快步走出32号伦敦桥大厦，来到了一片夺目的阳光下。她溜烟地走下台阶，步履轻快，但是下完台阶后，她呆呆地站在路中央，任由来往的行人推推搡搡，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。

她的右手还在隐隐作痛。

那只手隐隐作痛是因为某个指关节正在流血。

指关节在流血，是因为刚才她一拳打了一个男人的下巴，指关节擦破了皮；而五分钟之前，那个男人还是她的雇主。

肯尼迪对自己忽然做出如此失控的举动感到懊恼，心里有那么一些诧异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就算客人说了几句性别歧视的话，又对她动手动脚，哪怕还抨击她的职业操守，她也能临危不乱，并能冷静而巧妙地应对。原本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她都不会挥出拳头。

但是，她已经记不起来，自己有“正常情况”是多久以前的事了。

她把什么都想好了，但唯一的问题是伊泽在家。她觉得自己这一天已经够倒霉的了，要是事先没打招呼就走进伊泽的房间，再撞上什么事情。上次就因为这样……

肯尼迪立刻强迫自己的思绪从那件事上移开，可是，脑海中还是浮现出了不堪回首的画面，痛苦的怒火与可怕的空虚感在心里相互交融，就像劣质威士忌被倒在了冰块上。

于是，她没回家，而是去了一间酒吧。那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，不但取了个稀奇古怪的名字，还放着很多装酒的小木桶。她在酒吧里直接点

了杯威士忌。她细细品味着酒里的苦涩，想到未来，感到一片茫然。本来，为桑德赫斯特·巴兰坦公司工作，应该会是个美好的开始，但如果你让老板吃了你一记重拳，那就没什么被推荐的机会了，也就难免会像她现在这样：零卡路里的客户清单，空白的日程手册，还有个红杏出墙（可能不止一次）的女友。未来看起来真是一片光明。

肯尼迪金发碧眼、身材高挑，自然吸引了周围众多的目光，那些人都是白天也窝在酒吧里的酒鬼。而且，她还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。虽然她的制服已经极为朴素，就是薄薄的一套连身安全服，上下都是标准的警用蓝色，外加一双黑色军靴。但是，对有些男人来说，只要是制服，就足以让他们想入非非了。

正当她要把威士忌一饮而尽之时，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给她打电话的人是埃米尔·加桑——苏格兰大学的学者，一位历史学家。肯尼迪在之前的一桩旧案调查中与他相识，不过，除了案子的事，他们俩之间没有交集。于是肯尼迪拒接这个电话，把手机扔回了包里。

她左思右想，考虑要不要在伦敦市内逛一逛，像是去看看电影、逛逛画廊什么的，好打发时间。但那样做似乎太荒谬了。她不是在逃学，而是失业了，很多事情终究要去面对，拖延下去毫无意义。于是，她挺直了腰杆，起身回家了。

肯尼迪家就在皮姆利科区，先要坐一小段路的地铁，出地铁拐个弯，然后沿着沃克斯霍尔桥大道再走上很长一段路。总之，这段路相当漫长，以至于她到家门口时，已经把心里一直质问自己的那个问题做了一番修改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她是否已经跌到人生的最低谷呢？但是，她真的想知道哪儿才算是她人生的最低谷。

她把钥匙插入锁孔，故意弄出了很大的动静才把门打开，然后又重重地踏在屋里的地板上，再把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。她刚走到走廊，伊泽就出来跟她打招呼了。谢天谢地，她是从客厅里出来的，不是卧室。肯尼迪松了一口气。

伊泽的个子比肯尼迪略矮一些，肤色更深一点，女人味也要浓烈几分。她属于那种温柔又放荡的性感尤物，虽然臀部过于宽大，却丝毫无损她的吸引力。伊泽站在走廊的另一端，看着肯尼迪，表情满是惊讶与疑惑。她把一缕头发从巧克力般的深棕色眼睛上甩开。

“嘿。”她打了个招呼。

“就只有这句话吗？”肯尼迪不依不饶。

“那要给我来个吻吗？”

真是个好问题，但肯尼迪还没想好怎么回答，或者说，她还没想好该怎么推脱。于是，她走了过去，扭扭捏捏地在伊泽脸上亲了一下，便与她擦肩而过。

伊泽转过身来，看着她走开。“你竟然回来得这么早。”她说到了要害。“怎么，你开始对我查岗了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肯尼迪说道，“难道我应该对你查岗吗？”

“想都别想。”

“那不就行了。”

她们似乎已经无话可说。肯尼迪朝客厅走了过去，中途还进了趟厨房，往杯子里加了些冰块。但是，当她打开酒柜，看见玻璃后壁上映照出的迷醉眼神时，顷刻间她饮酒的热情便消减了很多。她已经喝过一瓶酒了。而且，在早上十一点就喝得烂醉如泥，无异于向他人宣告，自己有多么的无助。

伊泽跟在她身后，走了进来。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她问，“今天上午，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‘烂得要死乌托邦’吗？”

“是‘桑德赫斯特·巴兰坦’。”

“没错儿，就是这个名字。”

“我已经去过了。”肯尼迪转过身来，手里拿着酒瓶。

“那你已经把报告交上去了吗？”

“我试过了。”

伊泽把脑袋一歪，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，样子十分有趣。要是在往常，肯尼迪就会觉得伊泽非常迷人了，但是现在，她只觉得有些不悦。

“委托人不想听任何详细内容，他告诉我，报告不必交了。要是我愿意把报告扔进垃圾箱，并为他们那个小破部门出具一份健康证明，以示清白，他还可以多给我一笔辛苦费。”

“我还是没有听懂。”伊泽说道。

肯尼迪把手里的那瓶威士忌塞回了柜子里，但是想想还是又拿了出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“就是弄虚作假咯。”她一边倒酒，一边嘟囔道，“报告表明，在这家公司内部，至少有一到两个人，正在挪用客户的股票做内部交易。如果肯伍德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就必须做出处理。但这两个骗

子当中，刚好有一个是他的老板，还是被确认的那个，所以，他就决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那他之前为什么还要请你调查呢？”伊泽很想知道。“那不是太愚蠢了嘛。”

肯尼迪点了点头，抿了一小口苦涩的混调威士忌酒，鼻子眼睛立刻皱成了一团。伊泽对酒的品位实在让人觉得恐怖，但她还是把杯子里的酒都喝完了。“唯命是从，就是他工作职责的一部分。他得看上去有所作为，而实际上，他希望我会空手而归。所以，当我没能如他所愿的时候……”

伊泽陷入了沉思。

“那你后来拿了么？”她问道。

“拿了什么？”

“辛苦费啊？”

肯尼迪叹了一口气，放下了手中的空杯子。“没有，伊泽，我没有拿。他把我卷进来，是为了好让自己脱身。如果我拿了他的贿赂，那么一年后或者从现在起，公司就会进行内部审计，或者由 FSA^① 组织调查。到时候，他就可以撇清自己，说是我隐瞒了信息，而我就被这个欺诈部门黏上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伊泽变了脸色。“那然后呢？”

肯尼迪给她看了看受伤的关节，伤口上的血已凝结起来。伊泽握着她的手，吻了吻。“好样儿的，宝贝。”她心疼地说道，“他会起诉你吗？”

“我觉得不会。凡是没有第三者见证的场合，我都会做好录音工作，所以，我把他想要行贿的那番话都录下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得把这份报告寄出去，不但要寄给他，还要寄给他的老板、他们公司的 CEO。谁叫他还欠我一半的费用呢。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根本连支票本都懒得去拿。”

“那你还有其他的客户渠道吗？”

“伊泽，就算我有什么渠道，现在也已经干涸到九霄云外了。本来，如果这件案子处理得好，我就可以得到客户的推荐，认识伦敦市其他有安保需要、内部调查能力又不足的公司。事到如今，一切都泡汤了。”

伊泽听到坏消息似乎总是喜欢幸灾乐祸。“得了吧，”她说道，“这段

^①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。

日子你就乖乖地当个住家女人，靠我那些不道德的收入过活吧。”

这一刻，她才意识到，自己回来很可能是要吵架的。两个人会因为忠诚和责任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。开始的五分钟，她可能会觉得吵起来畅快淋漓，但是五分钟过后，她就会觉得，那是在往自己和心爱的女人嘴里灌玻璃碴。所以，她得出去透透气才行。就算无处可去，她也得出去。

“我下楼去了。”她低声说道，“我爸留下来的那些东西，还可以再装几个箱子。如果我在这里闲着没事干，就会妨碍你做事了。”

“你可以给我灵感啊。”伊泽说道。但是肯尼迪已经走到了门边。“希瑟……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反正我也用不着打卡上班，其实我们可以……”

“说了我没事。”

她似乎听到伊泽又发出了什么声音，或许是一声叹息，也有可能只是平常的呼吸声。但她始终没有回头去看。

肯尼迪的父亲死后，她就搬去和伊泽一起住了，整个过程似乎理所当然。彼得·肯尼迪在世的最后一年，伊泽是他的护士，也可以说是保姆，或者兼而有之。她俩因此走到了一起。那时候，肯尼迪在警察厅刑事侦缉部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：她不分昼夜地工作，而且得随时待命，所以身边需要有个随叫随到的人，方便照看父亲。而伊泽完全胜任，尽管她已经有工作了，但那只是电话“热”线。在别人打飞机的时候给他加加油、助助威，这份轻松的活儿在哪儿都能做。而她需要的所有装备，不过是一部手机，外加一个少儿不宜的大脑，这两者她都有。

她俩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肯尼迪被找了个碴儿，踢出了警察厅，这就意味着，她在公寓里待着的时间比伊泽还多。随后几个月里，她俩的关系一日千里，所以，彼得去世之后，肯尼迪也就自然而然地搬去跟伊泽一起住了。她和父亲同住的这套公寓，感觉就像博物馆中的一件展品，邻里关系都长期固定。而搬出去住——哪怕只是搬到楼上——都有某些逃离那种联系所带来的约束感。

但是，想要逃脱也并非那么容易，这种事自有一套规矩，其中有一条便是，你不可能逃脱它所附加的东西。伊泽的工作既不体面，回报又低，但她从来没想过干点别的。她非常喜欢性，如果不是在做，那就是在滔滔不绝地说。